

深切缅怀王仲荦教授

——在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发言

李希泌

今天是已故老友、原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王仲荦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仲荦生前友好和他的高足在此聚会，共同缅怀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仲荦原名牛，字仲荦，后改名元崇，以字行。仲荦生前，我一直称他为牛兄。今天他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但我将永远仍以牛兄称呼他。

十年前，牛兄因突发心肌梗塞不幸逝世，当时我正在杭州参加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会。遽闻噩耗，悲恸无已。十年来，每到六月四日都想为牛兄开个小型紀念会，表达对他的怀念。今天，承蒙北京图书馆的支持和朋友们的帮助，此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这次会议共有三位发起人，除我而外，还有白寿彝和启功二老。记得在我征求启功先生签名发起时，启老对我说：我们三位发起人，都是有病之人，不要开成残疾人会议。虽说是句玩笑话，但也确属实情。今天到会诸位先生对牛兄的深厚情谊，还有专程从山东赶来与会的牛兄的夫人郑宜秀嫂及三位山东大学的同志，使这次纪念活动，显得更加亲切感人。

牛兄在学术上的成就，我和唐耕耦及刘统两位同志已有文章在六月四日《光明日报》上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我与牛兄交往已有六十多年，虽说往事如烟，但有些事还是令我久久不能

忘怀。因此我在这里补充三点如下：

第一：牛兄不愧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同他受业于太炎先生不无关系。牛兄治学是从文学入门。正是受章太炎先生倡导的“读史救国”的影响才转为治史学，并成为我国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牛兄当时读史的目的是为了从我国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找一条救国之路。从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便可见得。1940年上海沦陷前，他因不甘做亡国奴而辗转到了昆明，被我父亲李根源先生聘任为云贵监察使署的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缅甸攻入滇西，战火烧到腾龙，西南边陲告急，我父亲毅然请缨前往保山抗敌，牛兄随同前往滇西前线。当获悉日军已有小部队偷渡怒江，逼近保山，情势危急时刻，牛兄力排众议，建议坚决抵抗，不可后撤。当时驻保山的龙云的侄子龙奎烜部队自乱国门，趁火打劫，抢掠侵扰民众。我父亲目睹此情极为愤慨。嘱牛兄起草弹章，弹劾龙云放纵部属扰民之罪共七条。弹章由宋希濂派专机送往重庆。我读过由牛兄执笔的这篇弹章草稿，写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真是一篇绝好文章。

第二：我与牛兄论交是在1932年，牛兄伴随太炎先生来苏州讲学，住在我家中，当时我二人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牛兄对太炎先生起居照顾得细微体贴，周全备至。而且每天破晓都见牛兄在灯下读《昭明文选》，他那种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听说他回到浙江余姚故里，闭户读书，潜心学术研究。直到抗战后在昆明我们才有了见面的机会。此后在重庆在南京都再见过。七十年代中牛兄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住在中华书局。每逢休闲日我便去看望他。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尤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更是我们的热门话题，有时谈到吃晚饭时，牛兄就将他存储的火腿鸡棕罐头取出，作为晚饭佳肴招待我。每一忆及辄为神往。

讲到第三点：牛兄走得太早太仓促，他遗留的精神财富，幸

而出版了几部大作，但还有许多著作有待于他的夫人郑宜秀嫂和他的高足加以整理、出版。这是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据我所知，牛兄生前用功最深的是一部《资治通鉴》。当时他用的本子是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两册。他在昆明时，规定每天阅读《资治通鉴》三卷，他在每一条记事上都做了不同形式的符号，这对我们使用《资治通鉴》史源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总而言之，牛兄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非常丰富的，加以挖掘和整理，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由于白寿彝和启功二老因病不能前来主持会议，不得不由我扶病前来参加并主持牛兄的纪念活动。承蒙各位先生冒盛暑并放弃了星期日的休息，来参加纪念牛兄纪念座谈会，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1996年6月9日

书目文献出版社更名启示

根据新闻出版署批准，自1996年7月1日起，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书范围和中国ISBN中心分配的出版者前缀号均不变。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是文化部主管、北京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图书馆界唯一中央级专业出版社。现任社长张彦博，总编辑曹鹤龙。该社主要出书范围是：

- (1) 出版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各种书目，索引；
- (2) 影印出版本馆所藏稀见图书文献；
- (3) 出版文史类图书及工具书；
- (4) 出版《北京图书馆馆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文献》等学术期刊。

该社自1979年建社以来，已出版图书1300多种，并已形成自己的特色。